



孔子家語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
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
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以
餽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

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之所以王周公之聖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外

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

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外

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家語三卷
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
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
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
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
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
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
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

爲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
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
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
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
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
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
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
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
以衎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
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
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

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
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
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難不悚敷奏其
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

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
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
老

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
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
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
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
者其於赤也

滿而不及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
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
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會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
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
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賢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
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
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
大學之深

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
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
矣

賢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
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賢獨富君
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
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
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旣富茂矣壹諸

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旣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爲知人矣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孔子曰然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

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

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

於仁蓋蘧伯王之行也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墮蓋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

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已終身之憂蓋介于
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
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
昔晉平公問祁奚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
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
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
過竊其爲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
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
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

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
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
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
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
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
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
委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

家語三卷
九
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
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
容賢靈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緇以道去衛而靈
公郊舍三日琴瑟不銜必待史緇之入而後敢入臣
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
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
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
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

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
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
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賢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
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
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天下誅桀而有其
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
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

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亾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亾其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賢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首拔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

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慶人者則人慶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

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賈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

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說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有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

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子曰夫道不可不覺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亾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

殿下諫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

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

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季孔子過之入其境子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卷之三終

孔子家語卷之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說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

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亾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亾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稟丘之田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會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祐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儀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

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季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
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
子三季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
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
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
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
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
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
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
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
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
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
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
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會而忘患自其心矣
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處則

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慧則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夾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

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艾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行則讓不疾先如在輿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

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

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季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

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賢吾旣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賢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季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歿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鱮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

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吾歿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

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季湛之以漉醕旣成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

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
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
者固不窮馬絃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賈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賈而愛人何
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
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賈而
能賈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
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
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
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
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
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
不明是中所由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
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楨之
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
夫處重擅龐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

則崩可立而待也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衣穰而提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

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恠夔蝮蝮水之恠龍罔象土之恠羶羊也

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

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

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舂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王所以屢親親也分異姓

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
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
金鑽如之

楚昭王度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
人取之王大恠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
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
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
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然曰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度江得萍

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
也吾是以知之

齊有一足之鳥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
侯大恠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
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迅兩肩而跳且謠曰天
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
溝渠脩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
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
有徵矣

郊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定公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以也

焉夫禮生於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

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賢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蝨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

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
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
然謠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
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
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
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
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
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
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
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
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
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

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尊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
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
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
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
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
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
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
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乎親不

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
有道不剛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
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
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
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
賢有親教以敬而民賢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
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
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
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者神之盛也魄者
鬼之盛也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
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
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
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
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
民復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
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

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
魄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
子復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
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
事以如事生思以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
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
色者其唯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
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存

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子家語卷之四終

孔子家語卷之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術乎對曰
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說謂左右曰
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獲來訴之曰東野
畢之馬佚兩駮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
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
善術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
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

於使馬奔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奔無
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術也升馬執轡銜體
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
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
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
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
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
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

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
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
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
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
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
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
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
謂成人矣旣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

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計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立言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屨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

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術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衞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

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事而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孔子又見之宰

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
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
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
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
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驄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
事莫如應之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

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
饋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
外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
不說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
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共
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外問
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

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
雪桃非爲會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
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
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賢未聞以賢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姪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
干諫而外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
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

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
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
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外而無益可謂
捐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
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
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
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游觀觀之終日怠於
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若致燔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
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
燔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
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
之謁可以外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
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
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
失之宰予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
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篋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
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
憂孔篋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
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
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

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女

女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於首陽女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女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女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立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於齊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

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女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

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之也樂其意旣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旣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

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在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佞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君子以臨官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所求

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

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
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
者在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
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
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
可不敬乎三倫君子脩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
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
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
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

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
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
之則存惡之則亾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
賢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脩事而能建業
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
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泣民不可以
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旣知其性又習其情然
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
君子泣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

強民之所不能廓之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駕之以累季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

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術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旣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衍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稰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畢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

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歾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歾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間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

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遂還息於陬作槃操

以哀之

按槃操琴曲名史作陬操其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醉我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臬鷓春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說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女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

名不彰友之罪也行脩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

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

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旣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拍之深則出泉汨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恢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額其頭似堯其頸似臯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譽以下不及

禹者三寸儻然如魯家之狗子貢以聞孔子欣然而
歎曰刑狀末也如魯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
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
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楛於宋
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
以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
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
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

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
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
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雁過而仰視之色不
說孔子乃逝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
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
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
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女置屍牖下於我

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恠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色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屢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季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季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闕

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於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

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民賴其利百季而外民畏其
神百季而止民用其教百季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季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
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
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
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
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
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
抵流沙東及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

不底屬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
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
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
急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
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
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
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

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賢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所及莫不夷說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知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地平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季在位嗣帝

五十載陟方岳歿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疊疊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言狀取人也則於威明

家語五卷
三
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
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
見焉

孔子家語卷之五終

